

红旗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红旗周报

④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红旗 潮流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红旗周报

(4)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一期

革命的民族战争怎么样才能够胜利？

规定口号的艺术 华冈 ······

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 范亢 ······

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 ······

从马占山到蔡廷楷 范亢 ······

湘赣苏区省委报告 ······

湘赣苏区土地和商业累进税暂行征收条例 ······

第三十二期

论布尔塞维主义史中的几个问题 斯达林 ······

国民党出卖上海的无耻勾当 范亢 ······

日内瓦的『军缩』会议 慧素 ······

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 仲 ······

工会组织问题 ······

六三
七八
八三
九〇
九八

三
八
四〇
四三
五五

第三十三期

斯达林同志的信与反倾向的斗争	洛甫	一一一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谢康	一一四
国际联盟在上海事变中干些甚么？	明远	一三三
国民党还配谈领导权吗？	范亢	一三八
新的投降与新的欺骗	洛甫	一三二
重庆又新丝厂罢工的教训	大云	一三七
宣传队的组织(组织)及其活动	华岗	一五〇
西欧各国及美国共产党为保护中国革命及苏联告工人劳动群众书		一五九
对满洲的武装干涉与反苏联大战的准备		一六二
国民党的投降与进攻	明远	一七五
瓜分中国的和平使者——国联调查团		
——注意国民党政府和绅商的卖国手段	萧伯新	一八二
中国的假革命党和中俄复交问题	范亢	一八五
德国的总统选举和德国的革命危机	慧素	一九〇
捷克斯拉夫的红色纪念日	黄卷	一九四
上海事变中的取消派	洛甫	一九七
上海某某厂的支部	冠春	二〇五

第三十五期

坚持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谢康	二二七
工会中的机会主义领导 洛甫	二三一
斯达林同志的信与反托洛斯基主义的斗争 黄卷	二三六
工人阶级和上海和平会议 范亢	二三一
「谁战胜谁？」	二三一
论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 依凡	二三四
中央给江苏省委的信	二四二
中央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	二五四
与十九路军士兵谈话的记录 李皑	二六三
第三十六期	
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告民众书	二八一
今年的五一 质文	二八四
经济恐慌中革命的出路	
职工国际第八次全会总结 明远	二九〇
机会主义的职工运动总结	
批评中央职工部的报告——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 谢康	二九八
为创造北方的苏区而斗争 楚均	三〇七
国际无产阶级一致拥护中国革命 黄卷	三一三
共产国际执委告西班牙共产党全体党员书	三一九

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

中国无产阶级在今年红五月中的伟大任务 ······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五一 慧素 ······

三四一
三四二

第二国际是战争的组织者 黄卷 ······

三四九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战斗任务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一九三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统制数字)的决定概要 ······

三五五
三六二

湘鄂西红军击破敌人四次『围剿』中第一步进攻的教训 鲁易 ······

三六二

什么叫做停战撤兵会议?

——国民党出卖上海的骗局 于开 ······

三六八

国难会议和民宪协进会的丑态

——地主买办军阀资产阶级进攻工农的两种策略 范亢 ······

三七二

社会法西斯主义者陈独秀的『经济理论』 依凡 ······

三七六

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 洛甫 ······

三八五
三九九

为联共党史之布尔塞维克的研究而斗争

四一八

第三十九期

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信

四四一
四四二

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 慧素 ······

四四九
四五〇

反对新的进攻与动摇 大云 ······

四五四
四五五

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斗争中反黄色工会的工作 金生 ······

四六〇
四六一

国民会议——国难会议——国民代表会 丁九 ······

四七五
四七六

申报的武断宣传 范亢 ······

四八〇
四八一

互济会工作的『转变』 明远

四八三

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 仲篪

四九一

光明之路

報 週

第 三 十 一 期

版出日十月三年二三九一

紅旗週報 三十一期

一九三二年
三月十一日

目 錄

革命的民族戰爭怎樣才能夠勝利？

規定口號的藝術

談談工廠小報和羣衆報紙

一九三一年職工運動的總結

從馬占山到蔡廷楷

蓬蓬勃勃的中國蘇維埃運動

一、湘贛蘇區省委報告

二、湘贛蘇區土地和商業累進稅暫行征收條例

革命的民族戰爭怎麼樣才能夠勝利？

中國的革命兵士羣衆在上海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已經打了一個多月了。中國的軍隊每天都打勝仗。這難道是國民黨軍閥指導得好？不錯，國民黨軍閥蔡廷楷蔣光鼐等，到如今還霸占着上海軍隊的指揮機關。但是，他們并不想打勝仗，他們而且存心要打敗仗，國民黨在這次對日戰爭裏面抱定了一個失敗主義的宗旨。事實上的證據多得很：

第一，國民黨軍閥禁止兵士羣衆衝過租界去消滅日本的軍事根據地。他們已經屢次下命令叫衝過租界的兵隊退回來。因此，打了一個月的勝仗，永久是個『我軍保持原有陣線』。

第二，國民黨軍閥是故意保存敵軍的根據地，是故意讓敵軍天天可以從密布^鐵來打中國的兵士，來轟炸中國的勞動民衆。他們故意讓日本的援軍可以安安穩穩的一批一批在租界登岸，來打敗中國的兵隊。

第三，國民黨軍閥屢次接受英國等的所謂調停的條件。第一次是一月三十一日到二月二日的三天休戰，他們當時表示同意於設立上海中立區，請國際帝國主義來共管。這三天中間，他們是讓日本的海軍陸戰隊整理好了隊伍再來進攻。第二次是他們接受法國

總領事的提議，說是休戰半天，以便救濟難民。而事實上難民只救濟出幾百人，而那天正是大批的日本陸軍趁此安全的上岸。第三次是最近二月底他們又接受英國的調停，表示同意於華軍撤退十里而停戰的條件。每次的妥協表示，都是故意讓日本軍隊整理，補充，安排陣線，再來進攻。這樣，一直到打敗中國為止！

第四，國民黨軍閥唯恐怕日本軍隊打敗，唯恐怕自己的兵士羣衆不打敗，不死完、所以，事實上完全禁止民衆義勇軍去幫助兵士作戰，而且天天解散義勇軍，逮捕組織義勇軍的工人和革命學生，吞沒民衆捐助給兵士的捐款物品。甚至於像胡漢民等類的要人居然公開的出來主張命令解散全國一切義勇軍。

第五，國民黨軍閥尤其注意的是所謂勦滅『共匪』——紅軍。他們是唯恐怕中國勞動民衆自己的軍隊——紅軍打到上海，武漢，滿洲……，直接去驅逐日本軍隊，驅逐一切帝國主義的力量。

國民黨軍閥現在存心要打敗的指揮着上海的反日戰爭。既然打仗，又存心要打敗仗，這不是奇怪之至嗎？一點也沒有什麼奇怪！

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原本是絕對不要打仗的，他早就叫上海市政府接受日本的一切條件，答應完全禁止抗日運動。國民黨軍閥蔡廷楷蔣光鼐等也是不要打日本的，只因為胡漢民孫科和汪精衛蔣介石爭奪中央政權，只因為他們自己怕顧祝同的蔣派軍隊來奪他們

上海的地盤，所以才假裝着抗日。上海的戰爭原本是兵士羣衆不肯接受退却的命令而發動起來的，原本是勞苦民衆的烈烈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發動起來的。等到戰爭成了已經事實，汪精衛蔣介石方才說什麼『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胡漢民孫科，方才主張什麼『收復失地，全國抵抗』；蔣光鼐蔡廷楷方才勉強指揮作戰，說什麼：『日本一日不能兵……中國即抵抗一日』。

國民黨的詭計是：上海戰事既然已經爆發，就借此利用兵士和民衆的性命，自己出來冒名頂替的騙得一個『愛國英雄』的名頭，好來欺騙革命的兵士，維持住自己對於這些兵士的指揮權，而同時利用這種指揮權而實行狡猾的祕密的失敗主義的陰謀。國民黨的打算，是想用這種種計策，弄到了一個失敗的局面，然後出來說：——並非我們不抵抗，而是抵抗失敗了，現在只好『暫時』忍痛妥協，禁止抗日反帝運動，從此『臥薪嘗胆，靜悄悄準備報仇罷』。這樣，他們的賣國計劃便可以更進一步實行了！

所以，反日戰爭的軍隊的指揮權還在國民黨手裏的時候，這個戰爭的真正勝利是絕對不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失敗的。現在上海每天打的勝仗，不是國民黨軍閥的功勞，而是兵士羣衆的勇敢，勞苦民衆熱烈的擁護。而且正因為國民黨軍閥還霸占着軍隊的指揮權，所以這些『勝仗』都還只是半吊子的勝仗。真正的勝仗一定要能夠完全打退日本軍隊，一定要叫日本軍隊完全退出租界，退出一切中國的領土。而且要完全取消日本帝國

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一切不平等條約……。現在的國民黨怎麼樣呢？汪精衛蔣介石說：一面交涉起來，只要日本軍隊不再開炮，只要日本軍隊退至相當安全地帶，中國軍隊也可以退十華里，就可以休戰」。蔡廷楷等也說：『只要日本罷兵，中國就可以不抵抗』！

因此，中國的革命的民族戰爭要能夠勝利，就必須：

(一)上海的一切兵士立刻不顧國民黨長官的命令，追打日本軍隊，一直要打到租界裏去，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根據地；兵士羣衆要一致起來反對退却，反對停戰，反對「中立區」，反對把上海交給任何帝國主義。

(二)一切民衆都要一致起來反對國民黨的壓迫，自動啓封革命的團體，大批的武裝工人和一切勞苦羣衆，組織民衆義勇軍和游擊隊，和兵士羣衆共同去打日本軍隊，并且保護自己的團體。

(三)革命的兵士立刻組織起每一營每一連每一戰壕的兵士委員會，審查長官的命令，監視陰謀破壞進攻計劃的長官，並且逮捕他們，自己直接接受民衆的捐款和慰勞品，自己直接來分配這些捐款和物品，並且加入民衆的革命團體。

(四)民衆義勇軍——武裝的工人農民店員……和革命的兵士委員會，立刻共同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來領導這個革命的民族戰爭。

（五）革命軍事委員會立刻沒收一切日本帝國主義的銀行，工廠，商店和交通工具，拿來供給革命的民族戰爭的應用。並且用同樣的辦法對付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其他帝國主義。

（六）革命軍事委員會立刻騰出一切公共房屋給失業工人和難民居住；沒收一切日本帝國主義的房產交給工人和災民的團體；革命軍事委員會要大批的徵發大資本家大商人的糧食衣被分配給失業工人和難民災民，要沒收一切帝國主義走狗和投機的資本家的財產；革命軍事委員會立刻宣佈八小時工作制和社會的勞動保險，改良失業工人的生活，革命軍事委員會宣佈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貧苦的農民羣衆

（七）革命軍事委員會，用臨時政權的資格，召集工農兵以及一切勞動民衆的代表會議——奪地主資本家的參政權；這個工農兵勞動民衆的代表會議就是正式的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就把政權移交給他。

這樣，不但在上海，而且在全國行動起來，然後才能夠打勝日本帝國主義，以至於驅逐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因為這樣方才有真正決心推翻帝國主義的勞動民衆自己的政權來領導這個革命的民族戰爭。

這樣，革命的民族戰爭之中，才能夠從革命的兵士委員會，從勞動民衆的義勇軍，產生出強有力的工農紅軍出來，他們和現在內地各省的紅軍，將要共同組織真正打勝日

本帝國主義的中心力量。他們像蘇聯一九一八—二〇年的時候一樣，不但能夠打勝日本，並且能夠打勝六七國，甚至於十四國帝國主義的聯軍。中國的解放完全要靠民衆和兵士自己的組織和鬥爭，完全要靠勞動羣衆自己的武裝力量——紅軍。

因此，革命的民族戰爭要打勝，就必須推翻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和政府。假使沒有國民黨的壓迫和屠殺，江蘇湖北的紅軍早就可以在武漢，在上海來打日本帝國主義了，安徽山西陝西的紅軍，早就可以打到滿洲去驅逐日本軍隊了。假使沒有國民黨的壓迫和屠殺，上海的工人和兵士，青島，天津，油頭……的人民衆和兵士，滿洲的工人民衆和兵士，早就可以組織義勇軍和紅軍，去打掉日本帝國主義了。而國民黨現在正在更加出力的替日本和列強帝國主義『剿伐』紅軍，屠殺民衆……，而且還假裝着『抵抗』，來欺騙民衆和兵士，霸占住軍隊的指揮權，以便他們製造一個失敗的局面，好借日本和列強的槍砲更加屠殺一般中國民衆和兵士，使他們可以安安穩穩的把中國雙手奉送給列強和日本瓜分！

革命的民族戰爭要勝利，就只有推翻國民黨的統治！

三月一日

規定口號的藝術

口號是甚麼？口號就是某種喚起或目的之簡明的標語。

華 瞽

一切羣衆鬥爭之中，尤其是政治鬥爭，口號占着極重要的地位。「戰爭或個別的作戰之時，如果能很正確的標明戰爭的目的，便在軍隊之中，這種標語人人都知道——那末，往往僅只這一標明戰爭目的的命令足以決定這次戰爭的成敗，因為這種命令是振作兵士的精神，統率全軍戰士等的方法。政治鬥爭之中，口號的作用尤其大，因為政治關於幾萬萬幾千萬各有各的要求和需要的人民」（斯達林）。既然如此，可見一種口號的提出與規定，對於羣衆鬥爭的勝敗，顯然是極大的關鍵。口號一有錯誤或不及時轉變，往往會使羣衆失去鬥爭目標或混淆鬥爭的內容，使鬥爭發生危險，或竟因此成為致命之傷。因此，規定口號的藝術，實可說是我們領導羣衆藝術之主要前提。最近我們在宣傳鼓動工作的檢閱中，發見我們在這一方面實在還有不少的缺陷，根據我們最近的一些實際經驗，對於規定口號的問題，加以必要的研究，綜合出重要的教訓以教育我們自己及羣衆，這對於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加強我們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一定有很重要的幫助。底下我們即按照問題的主旨脈絡，分為幾個要點來說明：

第一、口號對於羣衆鬥爭既然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所以我們要定出口號來，必定要很謹慎的研究總的形勢，很明確的估計當時的職任及目的，否則，如果祇憑我們主觀的想像或根據一些不盡不實之報告，便冒冒失失來規定各種口號，結果往往鬧成笑話，猶其餘事，有時甚至因此造成種種惡果，不但不能動員羣衆，而且脫離羣衆，斷送羣衆鬥

爭。對此最明顯最殘酷之教訓，莫如四川黨部對於反日運動之錯誤領導。他們最初對於反日運動是採取『左』傾關門政策，甚至武斷地說『反日運動是落後羣衆意識之表現』。因此對於民衆自發的各種反日鬥爭，完全旁觀漠視。當雙十節成都舉行雖還在國民黨控制御用之下而確有羣衆參加的反日市民大會時，我們四川黨部却決定同時同地另外舉行所謂反帝飛行集會與之對抗，而不積極動員廣大羣衆去參加反日市民大會，去轉變反日市民大會到我們領導之下來。結果自己的飛行集會流產，而派去參加市民大會的少數幾個同志，因為只在大會上單純地高喊一些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蘇維埃萬歲的根本政治口號，反被他們當作『亡國奴』趕出來，這是標本式的以『左』傾關門主義掩蓋着對反日運動的機會主義的消極！後來四川黨部覺察到自己這種消極態度的錯誤，但是一轉却又轉到極右。而且反革命的去號召『援馬反日』運動，把我們自己的革命主張完全放棄，這種可悲的事實居然在其產黨中發見，不能不使我們嚴重警惕的了！又如不久以前，上海滬西申新第一紗廠的一次工人鬥爭中，在開始決定鬥爭口號時，區委同志中竟有人提出二十二條要求，結果被工人一致反對，於是這位『同志』一時『心血來潮』，立刻改變策略，主張先只提三個口號（在工廠中組織反日會，要求廠方發給辦公費及反日會職員請假不扣工資）去『試試』工人，看工人是否跟着我們走，結果因為沒有抓住工人切身要求去發動羣衆，自然無從取得勝利，這種希奇古怪的所謂口號『試試』論，很